

中國文學叢書

方孝岳編著

中國散文概論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中國散文概論（全一冊）

定價國幣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方孝岳

發行者 陸高誼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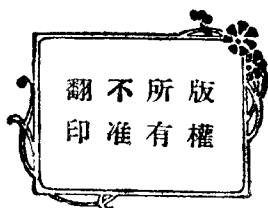
出版者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灣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目次

本體論

一 散文的含義……………一

散文本對駢文而稱

散文形式異於駢文之處

散文精神異於駢文之處

向來較論駢散

文的議論

二 散文學的演進……………四

散文學大明於唐宋以後

散文學發展經過之略況

方法論

三 字句的格律(上)……………一〇

『文從字順各識職』即是字句之惟一格律

先秦盛漢經典名作能滿足此條件

究竟何謂

格律

六經之字句

劉知幾所評史記漢書之字句

目次

一

四 字句的格律(下).....二六

韓愈文中的字句 方苞所評柳歐以下諸家文之字句

五 篇章的體裁.....三七

篇章二字的解釋與其體式之歸義 篇章之體裁因類而異亦有因時而異 散文以「立意爲宗」爲其總體式

六 議論文之體裁.....三九

散體的議論文和駢體議論文 議論的體裁異於辭賦

七 儒家的論(上).....四二

議論文的體裁因素數而異 儒家議而不辦的家法 論語孟子的論理相同和相異之點

八 儒家的論(中).....四七

儒家雖議而不辨但亦戒備侷有雍董仲舒揚雄劉向之駁論

九 儒家的論(下).....五〇

儒家之論力顧本位韓愈以下漸避本位 歐陽修等以風神波瀾占本位 儒家之論亦不可無氣味

十 從橫家的論……………五四

揣摩與廣冒

十一 名家的論……………五七

詞是理蘊與兩可之說

十二 魏晉本名家的論……………六〇

清談名理的論說

十三 敘事文的體裁(上)……………六三

敘事文三要件信有序動觀感

傳信傳疑之實錄與繁簡之剪裁

傳真與從是

搬弄辭藻

之失真 傳真不計繁簡

十四 敘事文的體裁(中)……………七一

以天然事實爲次序 主幹與枝葉

十五 敘事文的體裁(下)……………七四

於重輕濃淡中見生意

敘述有情置身境內

情感與意趣

本體論

一 散文的含義

散文本對駢文而稱。散文這個稱號，每是對駢文而稱的。論其本體，即是不受一切句調聲律之羈束而散行以達意的文章。如沈約所說，『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宋書謝靈運傳論兼詩文而言。柳宗元所說的『駢四儷六，錦心繡口，』乞巧文。李商隱所說的『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樊南甲集自序。這些都是駢文所守的規律，散文是沒有這些形式上的拘束的。

散文形式異於駢文之處。原來散文運動之起源，正是針對駢文而生的。散文運動即是唐宋以來所謂古文運動。所以當清朝姚鼐編出一部古文辭類纂以綜合唐宋以來諸古文家所講求

的古文之學，而同時李兆洛即編出一部駢體文鈔來和姚氏對抗，這即是李兆洛拿他的駢文學來對抗姚鼐的散文學了。所以駢文散文之對立，即是駢文和古文之對立。這是自來一般普通的觀念。再上溯古文運動之起源，韓愈所做的工作，即以力矯駢儷之形式爲其宗旨中一個顯而易見之點。他自己在題歐陽生哀辭那篇文章裏說，『愈之爲古文，豈僅以其句讀不類於今耶？學古道，故欲兼通其詞。』足見得句讀不類於駢儷之文，本是古文形式上先決之點。又唐裴度有一簪與李翱書，裏面說到韓愈和李翱師弟間所講求的作風，以爲他們是『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爲文之病，故以雄辭遠致矯之。』見唐文粹又足見得打破那些聲律羈束一切用散行自然的體勢寫出來，正是古文形式的標準。

散文精神異於駢文之處 至於就內容方面講，古文運動之針對駢文而立義者，乃是以樸實代浮華，以確切恰當的文句代替那些敷衍熱鬧泛堆藻典的陳言。本來我們對於任何事物，凡說到一個『古』字，自然都帶了一種天真樸質的意思。樸質而切當情理，即是古文家的中心標準。韓愈曾提出他的正式主張，說『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樊紹述墓誌銘文從字順即是樸

質，各識職卽是切當情理。總而言之，對駢文之形式而言，則稱散文。對駢文之精神而言，則稱古文。清梅曾亮說：『駢文如俳優登場，非絲竹金鼓佐之，則手足無所措。其周旋揖讓非無可貴，然以之酬接，則非人情也。』復陳伯游書又管同也說：『人有哀樂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駢體之失也。』梅曾亮管同文集書後引這都是指斥駢文的精神方面而見古文的特色。

向來較論駢散文的議論，自來也有不少的駢文家，站在駢文的立場上，較論駢散文性質。我們就這些人所較論的來看，更可以顯出散文的特性。宋朝羅大經鶴林玉露裏引周益公的話，說『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渾融有味，與散文同。』到了清代，那些駢文家尤愛較論駢散。如孔廣森答朱滄湄書說：『六朝文無非駢體，但縱橫開闔，一與散文同。』袁枚胡稚威駢體文序說：『散文可踏空，駢文必徵實。』劉開與王子卿書說：『文之有駢散，如樹之有枝幹。』這四個人當中，周益公卽周必大和孔廣森是認識散文的好處，而謂駢文中也有這種好處。那末，我們大可以就他二人的話下個轉語，卽有駢文固亦能如散文以渾融有味縱橫開闔見長，散文豈非本來更以渾融有味縱橫開闔見長。此外，袁枚的話，是有點抑散文而揚駢文的神氣。但是我們也可以說，袁枚

所謂散文之踏空，正是散文家所主張的去陳言。韓愈所說『惟陳言之務去』最末，劉開是主張駢散二者不可偏廢。他認駢體是枝，散體是幹。但我門又可以說，樹木固兼需枝幹，然而枝無幹不能生，幹無枝還可以存立；這正是駢體和散體的重要區別。

二 散文學的演進

散文學大明於唐宋以後。散文之學，自唐朝韓愈柳宗元以後纔有塗徑可循。本來散文是自古有之，但古時人不談文術，也無所謂駢散之別。至於救六朝駢儷文之流弊，取法古時崇尚質樸之文，開啓途術，自成一學，爲此後千餘年之效法，乃是韓愈所倡始。所以說散文之學開自韓柳以後，並非說散文起於韓柳。

有人說，魏晉的時候，不是有文筆之分嗎？那時候的人所說的筆，似乎應當作散文看。我們較論散文的文術，豈不應該從這個文筆之分爲起點嗎？這個話我以爲不然。魏晉人所說的文筆之分，即是詩賦和雜文之分。魏晉六朝的雜文，皆是駢儷之體，人所共知，正是韓愈所要救敝的。其習

於駢儷的句調，當然不是散文。況且那時候普通所認文筆之分，以有韻無韻爲標準，那個標準，卽不適於區分那時候的文筆。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裏，已在另一意義中加以駁斥。蕭統《文選》也並收詩賦雜文而統謂之文。蓋魏晉之筆，雖不拘於句尾押韻，而通體字句之調和音律，卽文心雕龍的音和及上引沈約所說浮聲切響兩句異韻那些話也算是有韻。簡單說來，本來文和筆在文學體統上，是未嘗不可以分開的，但魏晉六朝的文和筆，實在不容易分開。再就內容方面講，在韓愈提倡古體散文的眼光裏看來，魏晉六朝的筆，都是『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促，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這是韓愈送孟東野序裏的話，他這幾句話是兼對六朝的詩和文的批評。所以他就發起衰救敝的運動，而建立了後世所謂散文。就韓愈的意思看來，卽是因爲六朝人的觀念，多把六經子史『立意爲宗』的筆除開，而專注意於『沈思翰藻能文爲本』的筆，如蕭統《文選》序裏所表現的，已經發生不少流弊，所以他要加以救濟；他的救濟方法，正是專以立意爲宗來改革那些沈思翰藻能文爲本的習氣。卽照前面所引周必大和孔廣森的話來講，雖然六朝駢文，亦能渾融有味開闢動盪，但是詭如比者未必十分多，所以這樣看來，我們自不能混魏晉之筆於唐宋以後所謂散文了。

有人又說，魏晉之筆固可不論，但前面不是說散文自古有之麼？那末，應當以先秦盛漢爲法度之始了，何必說散文之學起於韓柳以後呢？我又回答他說，你這話誠然不錯，我這書下半部方法論中所舉種種方法，正是處處上溯先秦盛漢而立論，並且還是詳於古先而略於後世。但是我們要知道，以先秦盛漢爲法度之始，正是韓柳等所大聲急呼特別提倡使人注意的。古時候本無專論文術的話，經典古籍中，雖偶有一二近於建立文術的話，但都說得狠渾括，而且雜有其他方面的意義，不可以一端論。至於明定塗術開啓戶牖有階有梯使散文學者有軌道可循，乃不能不推韓柳爲首功。他們的散文學所取法的，固完全是先秦盛漢，而先秦盛漢何以能爲法度之極則，則非借徑於他們所說的話，無從獲得明確的認識。換句話說，散文方法，非經他們詳細指點出來，即無從得有嚴格的依據。像東漢王充論衡裏，也主張樸質明曉的文章，但他的話多嫌儻侗單調，他自己的文章，也嫌煩冗零碎，實不能建立正確的散文途徑。他在論衡裏說：『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辯以瑣露爲通，文字與言同趣，何爲猶當隱閉指意？深覆典雅，唯賦頌耳。』這一類話，主張散文樸質明顯，本說得極透徹。但只知樸質而不知講求切當，仍有毛病。徒任筆直寫，而不顧說的話是

否切當而有力，一片膚詞泛語，雜亂煩冗，那又怎能動人觀聽呢？王充自己文章之煩冗瑣碎，正因為這個緣故。韓愈說，『文從字順』，又說，『各識職』，所以最爲圓滿了。總而言之，先秦盛漢六經子史的文章，除開詩一部分，無一非散文的好模範。但自來都認爲先秦盛漢之文是文成法立，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序語所謂文成法立者，即是無法以告人；至於唐宋諸家乃是有法以告人了。有法以告人，所以散文之學，就從他們建立起來。據唐宋之有法，以上求先秦盛漢之無法，即是我國散文學的軌道。所以說散文之學，是大明於唐宋以後的。

散文學發展經過之略況 現在提起散文學的歷史，即大略如下。新唐書文藝傳裏說：『高祖太宗，大難初夷，沿江左餘風，綺句繪章，揣合低昂。元宗涵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樸點浮。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歷貞元間，美才輩出，播桴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轆魏晉，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又在韓愈傳贊裏說，『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刳以樸，剗僞以真，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恣肆。』又清方苞在所編的古文約選序例裏說，『自魏晉以後藻繪之文興，至唐韓

愈起八代之衰，然後學者以先秦盛漢辨理論事實而不蕪者爲古文，」以上數段，足以說明韓愈等所倡導的工作了。至於韓愈所提出的散文規矩，爲自來散文家所奉爲金科玉律的，即是「文從字順各識職」「文無難易惟其是耳」「惟陳言之務去」「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掩，本深末茂，形大聲宏，行險言厲，心醇氣和，體不備不可爲成人，辭不足不可爲成文，」那些話。到了宋朝，歐陽修得韓愈文集於漢東李氏，歐陽修書 韓集後因復倡古文，以改革五代的風氣。宋史文苑傳所說，「歐陽修以古文倡，王安石、蘇軾曾輩和之，」就是他們的工作。從此歷元入明，有唐順之、歸有光、茅坤等，力排明七子儂古之體。明史文苑傳所云，「唐順之輩文宗歐曾，歸有光以司馬、歐陽自命，力排李何王李，」又是他們的工作。到了清代，說到散文運動之有力者，普通自會想起方苞、姚鼐那些人來了。方苞主張辭理皆是之清真雅正，見古文約選及四書文選諸序例。姚鼐也說，「文無所謂古今，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之於今日其爲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見古文辭類纂序目這就是他們所注意之點。都是韓愈以來諸大家的共同主張。此外，古今能做散文和闡發散文途徑的人，自

然是很多的。我現在不過略舉途術明確易知易從爲人所共曉的，略溯其源流；其他則治文學全史的人多已知道，不是本書窄狹範圍所能該括，茲姑不論。

方法論

三 字句的格律(上)

『文從字順各識職』即是字句之惟一格律。我們講求文章的道理，必先講方法。方法上第一要件，即是字句之格律。本來就作者方面說，必定要以立意爲先，然後達之於篇章字句；斷沒有毫無立意而能勉強連綴字句以成文的。但在讀書者方面說來，必先循字句以觀其篇章，由篇章以得其命意；也斷沒有對於章句字義還未曾知道，而可以自謂得作者之命意的道理。自來論散文途術的人，沒有好過韓愈的了。他的話最能兼該本末。關於做文章的基礎道理，他自然說得多；對於字句的格律，即從他所說『文從字順各識職』那句話裏面，也可以獲得極明白的軌道。先秦盛漢經典名作最能滿足這種條件。韓愈本著這個條件去上求師法，認爲只有先秦盛

漢經典子史那些偉大的作品，是最能文從字順各識職的，六朝的文字，就不能合這個條件。所以他的答劉正夫書裏說，『文宜師古聖賢人，』底下又接着說，『師其意不師其詞，』又說，『文無難易，惟其是耳。』他所謂『文無難易惟其是耳，』即是說古大家的文章做得或艱深，或平順，都有他必然的道理，都是『各識職。』我們須隨處推求他們一字一句所以能够『各識職』的原理；拿這個原理，應用到我們自己做文章的時候，即是『師其意不師其詞』的方法。六朝的文章，他認為不能文從字順各識職，所以就說他們『亂雜而無章。』而他自己入手初做工夫的時候，也就『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了。答李翊書

我們現在就本著韓愈取法六經的觀念，來研究六經中的字句。本來六經之文所以能够永遠不朽，固然因為內容道理好，但也因為文章構造之精。六經的文章一字一句都有萬牛莫挽之重，後世人無論怎樣力追，都不容易趕上。推求所以然的道理，即因六經之文，沒有一個字，不是合於義之至安理之至順。後世文人，雖號為工於選詞造句的人，但拿他和六經一比較，都不免近於苟且命筆了。

究竟何謂格律？但我下文所引證的，並非和馬氏文通那一類的書所討論的相同。因為那一類的書，比附西人文法，雖略可爲修詞之助，但和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散文格律性質不甚相同。拘於文法之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作出文章來，未必能辦到愜心貴當的地步。我們所說的散文之學，雖確有其格律，但這種格律實是一種抽象凌空的東西。並非畫有一定的框格。大概融貫前人的作品，得文義之至安，自然可以獲得一種自然天成的格律。作文章的人，藉文字以表達胸中的意思，和行遠者藉舟車以達目的地，是一樣的道理。行遠者以得達目的地爲主，至於沿途所藉的舟車，有時大船，有時小艇，有時火車，有時人力車，隨地從宜，在沒有一定的成例當中，自有其一定的成例。文章藉字句以達意，亦是有因地制宜無格律之格律。

這樣講來，所謂字句之格律究竟是什麼呢？我明白地回答說，即是上文所謂「無一字一句不是義之至安理之至順」那句話。換句話說，凡因達意而選詞，選辭必以確能運載吾意以出而使讀者入耳而動於心者爲主。凡因述事而選辭，選辭必以確能運載吾所欲指之事物以出而使讀者栩栩然如身歷其境者爲主。大概立意既定，於是詞句之或曲或直或順或逆，無往不合於嚴